



学校空间论

苏尚锋 著

XUEXIAO
KONGJIANLUN

学校空间论

XUEXIAO KONGJIANLUN

苏尚锋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刘明堂
版式设计 孙欢欢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空间论/苏尚锋著.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 - 7 - 5041 - 6159 - 8

I. ①学… II. ①苏… III. ①学校管理—研究 IV.
①G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6290 号

学校空间论

XUEXIAO KONGJIANLUN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19
传 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7.75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1 千	定 价	3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谈教育的境界

苏尚锋先生的新著《学校空间论》以一种独特的角度与思路，探讨了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却很少有研究者问津的教育领域：学校的空间。他分析了学校的固定空间，即学校建筑；半固定空间，即学校中人与物相互作用最丰富的场所等；以及不定空间，即学校中的人际空间。而且，苏尚锋先生认为，学校教育的所有状况表现并反映于全部的学校空间之中，所以学校空间又是学校教育活动的产物和结果，学校空间性总是寓含着一种新的重构和生成的可能。教育改革的一切活动都会表现于学校空间之中，教育改革的核心也许就是学校空间的变革，等等。我想，这些观点尽管对传统的学校教育研究来说，可能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但它同时对学校教育的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启发性。我在阅读苏尚锋先生的这部著作时，特别是当我读到若干关于学校空间的具体观点时，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

的标准去衡量或者评价一所学校的空间格局或设计呢？我们凭什么说或者判断一所学校的空间格局，包括它所谓的固定空间、半固定空间以及不固定空间的优劣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或力量在影响或者决定学校空间格局的安排，并造成其中的差异呢？这个问题甚至让我一直不敢接受为该书写序的请求。当然，我也清楚，所谓学校空间的格局与安排，无非是学校内部资源配置的一个方面与体现，所以，学校空间格局与安排的根据与基础，恰恰也就是一种学校资源配置的原则。从这个角度说，虽然其中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标准和角度，但我个人的想法是，一所学校的空间格局的好坏优劣，学校空间格局的特征，或者更直接地说，学校本身资源配置的状况，根本上取决于一所学校的教育境界。

其实，境界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空间的意义，我甚至愿意说，境界本身就是空间的概念。无论是所谓的“境”，还是“界”，代表的都是一种空间的意思。根据《辞海》的解释，所谓“境”，指的就是“疆界、地域、住所，以及境况和境地”。而所谓的“界”，也是指“地域的限隔、事物的分界，境域或者区划等”。而所谓的“境界”，反映的也是“疆界，境地等”，它既有物质空间的含义，也可以反映精神空间的立场。例如，革命者的崇高境界，正是指一种立场，体现的是站在解放全人类的立场，站在人们的立场上。“三个代表”所讲的“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的也是一种立场。而在思想文化界，境界的概念也反映了一种空间的意蕴。哲学家冯友兰在《新原人》一书中曾把人生区分为四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其实讲的也都是一种人生的高度，体现的也是一种立场和空间位置。自然境界指的是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功利境界指的是人做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道德境界指的是，人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天地境界，指的是人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同时，境界作为各种宗教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往往也是描述一种空间和信仰的层次。例如，在道教中，我们看到的是好善，无欲，有智慧，无病的神仙天界；有七情六欲，有生老病死，有欲而烦恼的人界；以及妖魔鬼怪的地界；在佛教中，这种境界则是

划分为：具有淫欲、情欲、色欲、食欲等有情所居之欲界；远离欲界淫、食二欲，而仍具有清静色质等有情所居之色界；以及唯有受、想、行、识四心，而无物质之有情所住之无色界。所以，境界作为世间一切事物的基本存在方式的空間的一个概念，当然也是我们认识和评价学校，包括学校的空間格局与安排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角度。

然而，境界又不是一般的空間概念，而是一种非常高级別的精神性的空間概念，是空間的系列概念和范畴中居于上位的概念。换言之，它能够对具体物质空間的格局与特点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境界这一空間概念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般物质空間的局限，而具有精神层面的价值与含义，它反映的是人的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的层次与水平。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总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社会中的普遍的价值取向，人们总希望自己是一个有较高思想觉悟和良好精神修养的人，以便体现自己在整个生活中的层次。也正是这种思想与精神的境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物质空間的安排与调整，决定人们对个体生活的选择与取舍，甚至是制约人们的价值判断和品位取向。王国维先生所说的“有我之境”所反映的“以物观我”，“物皆著我之色彩”；而“无我之境”则是表达了“以物观我”，“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他认为，“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参考王国维《人间词话》）。这恰恰体现了境界这种思想品位的价值与地位。而如果某人被说成是“没有境界”，或者“境界低”，那可以认为是最刻薄、最侮辱的一种评价。

同样，如果某所学校被认为是“没有境界”，或者是“境界低”，那也是对这所学校最严厉的批评和最低的评价，而且，它无异于说这是一所最差劲的学校。因为，作为教育机构，特别是培养儿童和青年人的机构，体现学校的文化水平与精神修养的境界，直接决定着—所学校的质量。高质量的学校，其实并不完全高在它的物质条件，而更加重要的是取决于它的教育境界、它的办学目标和办学理想；如果说高质量的学校，取决于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那我更加愿意说，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的关键则是整个教师群体的境界。可以认为，一所学校的固定空間、半固定空間，以及不定空間的形态与风格，往往都取决于这所学校文化风格和精神风格，即它的境界。不待言，一所学校的物质空間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

学校的文化与整体的风气。一所学校中人与物之间的联系方式，也是由这个学校的价值观所决定的；同样，一所学校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直接受到这个学校的思想境界和整体素质所制约。写到这里，我不由地联想起了一个关于“留白”的说法。所谓“留白”，讲的虽然是一种空间的布局，但究其根本，则仍然是一个境界的问题。例如，某人家里的客厅尽管面积不小，但却被各种各样昂贵的红木家具充塞得满满的，缺少了必要的腾挪空间，完全是一副“显摆”的味道。而另外一个家庭的客厅尽管不大，为数不多的几件家具也显得相当普通，甚至有点简陋，却搭配得十分得体，特别是那恰到好处的留白，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也许其中有经济条件差异的原因，也可能是客厅空间大小的限制，但我更愿意将这样的差异归因于不同的境界，包括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审美观，以及不同的财富观等。我相信，大多数人会在后者中产生更加舒适、更加自如、以及更加充实的感受，而绝不会选择前者。其实，学校的空间安排，包括它的各种建筑、硬件，以及各种设施的格局与配置，也就如同一个家庭客厅的摆设，能够充分体现一所学校的境界。所以，一所学校的好坏，并不完全在于硬件的多少或物质条件的高低，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安排它们，并且使这些硬件设施的安排与配置能够体现一种教育的境界。同时，我更加愿意说，岂止是学校的空间格局与安排，整个学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所学校的境界。而提高教育质量，首先需要提升教育者的境界。

境界这种空间概念之所以能够具有重要的功能，关键在于它所具有的“疆界、限隔、分界，以及区划”等含义，直接制约和影响了人们的视野与眼界，而人们视野与眼界的大小，则是决定了个人水平与层次的高低。一个人只有具备比较恢弘的视野和开阔的眼界，他或者她才能够达到比较高的认识水平，才能够在这种恢弘的视野与宽阔的眼界里发现真正的主流与有价值的东西，才能够作出合理地选择与取舍，才能够真正使自己的发展融入整个社会的大趋势中去。由此，他或者她的生命才能够是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实际上，教育和学校所从事的工作，以及它们的价值，正是在于把个体的儿童和青年人从一种比较狭隘的生存境界中提升到一种更恢弘和宽阔的生存境界，并将他们与整个社会和世界结合成为一体。对此，雅斯贝尔斯在讨论教育的意义时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教育正是借

助于个人的存在将个体带入全体之中。个人进入世界而不是固守着自己的一隅之地，因此他狭小的存在被万物注入了新的生气，如果人与一个更明朗、更充实的世界合为一体的话，人就能够真正成为他自己”（雅斯贝尔斯著：《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第 54 页）。显然，教育和一所学校的境界的高低，必然直接决定能够将儿童和青年人提升的高度，进而决定教育和一所学校办学质量的高低。我们可以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认为，教育工作者，包括校长和教师的境界，将直接影响和决定这个国家、学校和班级的学生的境界，进而影响和决定这个国家和学校、班级的教育教学质量，并且影响和决定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显然，教育的这样一种境界，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更新的空间概念。因此，教育境界的变化与新的含义，往往也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内涵与取向。我曾经读过一本非常有趣的关于信息社会和互联网的著作。该书给读者提出了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信息社会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也许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回答，但作者认为：如果说，工业社会通过蒸汽机的发明，以及由此出现的火车和轮船等，相比较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它给人们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那么，现代的信息社会则是通过互联网的问世和负责，相比较于工业社会，给人们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显然，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境界。如果说，在工业社会中极大拓展了的生存空间中，人们所需要的是这种物质的生存空间中生存与发展的知识与能力；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信息社会中极大拓展了的思维空间中，我们又需要什么新知识与能力呢？我们又应该教给儿童和青少年什么新知识与能力呢？假如说在生存空间中更加需要的是动手能力，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在思维空间中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年轻一代取得优势和发展的，则是更加敏锐和活跃的思维能力和充满激情的想象力。如果我们过去提倡的是 DIY（Do it yourself）！那么，我们今天是否应该再提倡 TIY（Think it yourself）。这已经直接关系到学校教育改革的了。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期间，有一次作为主管校长参加学校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的开学典礼。在讲话中我向各位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却往往难以回答的问题：到北京师范大学来进修和访学的目

的是什么？有的老师是为了进修某一门课；有的是为了在某个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一个研究课题；也有的是为了集中一段时间能够复习准备报考研究生；此外，也还有各种各样的比较具体的目的。我当时对大家说，到像北京师范大学这样国家重点大学来进修和访学，当然可以有助于大家完成各自具体的目的和任务，但是，更加重要的收益并不仅仅在于这些，关键是如何能够在这样具有深厚历史传统和学术积淀的大学中提升自己的境界，即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使得自己能够站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认识自己，选择目标，明确定位，发现什么是真正具有高度关联性的战略问题和研究对象，进而使自己个人的发展能够与国家和人类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并且由此将个人的努力融入历史的永恒。在我看来，到一所好学校学习的最重要的得益，并不在于具体的知识与能力，而是让自己的境界在这样的优秀学校中，特别在这种学校文化的熏陶中得到提升。这是最宝贵的教育资源，也是真正的优质教育资源。

当然，这些问题仍然是可以并且值得讨论的话题，但是，这些问题却是不可避免的话题。而且，我更加愿意说的是，不管你是否愿意思考和讨论这样的空间或者境界的问题，在教育实践中它却是一个必须面对和选择的问题。苏尚锋先生非常大胆地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和系统的思考与分析，所提出的观点是值得参考的。同样，我也要感谢苏尚锋先生给我的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研究和思想的启发下作一点延伸性的发挥与思考，并且与教育的同仁们分享。

谢维和
2011 年秋于清华园

为苏尚锋新书作序

学校空间，是无字的书，是一本关于教育学的书。

苏尚锋的新著《学校空间论》，是在他的精彩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对比几年前送交答辩的论文，该书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结论、更为开阔的视野。

让与儿童相关的所有元素都具有教育性，这应该是最古老的教育学原理，学校空间在这个意义是最值得研究的。

《学校空间论》全方位地阐释了学校空间的教育性特质：

空间分析是对整个学校空间的所有内容的关怀，而不是对学校空间中的对象的关怀，因为整个学校空间是学校教育方式和教学关系完全呈现的场所，空间本身标示出了教育实践的范围，而全部的教育活动实践则形塑着学校空间。苏尚锋同志的著述中，学校空间分析，是作为一种教育学的研究视角和范式出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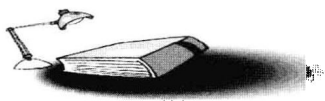
学校空间是教育活动发生的基本因素，“学校空间的作用与内涵要远比作为学校活动的条件复杂得多。学校空间是影响学校活动发生、走向、结果、性质的基本因素，它不仅只是提供了教育教学的基本条件，更直接影响了教育教学的质量、性质、效率，以及其中隐含的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的重要因素”。这些研究反映了苏尚锋同志在学校空间研究的理论深化与拓展。

“学校空间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苏尚锋的研究发现，学校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有着惊人的协调和一致性，学校空间本身就映射了很强的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特性；作为文化政治实践的学校活动，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空间要素，并成为教育改革乃至整个社会变革的灵感来源。

空间、教育、研究，这三桩事情都可以拓展人的想象力的。空间的设计和使用，无论是居家、餐厅还是办公室，其安排布置蕴涵着人们的生活意义和人的关系得以实现的想象；教育，尤其是当代学校教育，本身就是对他者或未来理想生活的向往所引发的，其实是想象的生活牵引着现实的教育；而研究，则是人的好奇、探究、实证、经验、静观、直觉、洞悉、情怀组合成的对事物真实性、实在性和因果关系的想象。苏尚锋同志的丰富学术想象力在教育空间的研究里得以实现，可喜可贺，这得益于他的禀赋，也得益于他的勤奋。

是为序。

郑新蓉
2011 年初秋于京师园



前言

校园的钟声叮当叮当，交织过多少美梦
寒窗的日子早已远扬，回忆总是神伤
园里的林荫郁郁苍苍，树下的梦知多少
梦中的伴侣虽已远离，梦却依然芬芳
成长的岁月最是令人难忘

总是那么令人惆怅

菁菁校园菁菁校园，何处寻觅往日的笑容
梦里的花儿依然芬芳，如今却各一方

——歌曲《菁菁校园》

学校空间，完全存在于人们的直接经验之中，每个人都会用一生的1/10的时间来进入其中打量它、观察它，只要他作为公民，自觉地接受九年的义务教育。即使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的人，也不会对之感到陌生，因为他的家人、朋友、邻居，或者他知道，总有一些人会在这一片空间里获益并得以成长。而对于绝大多数的教师而言，学校空间更具直接复杂的情

感关涉，他们在工作中都会不断地面对它、打扮它，也许还会日久生情，爱上它；或者日久生倦，讨厌它。长期以来，无论身处社会哪个阶层，对学校空间的认识，似乎已经是一种被大家囊括无遗的知识。

对于教育社会学视角的观察来说，学校空间的知识虽然同样也从某些具有随机色彩的遭遇出发，也从某个一目了然的学校面貌出发，但此后对这些认识的另一些揭示与发现，则会修正人们对其当初所觉察到的学校空间知识。与科学探究的绝大多数分支一样，学校空间会被我们看成是一个有结构的、超出了个体经验的范围的领域。研究者需要采取一些符合学校空间之结构的图式来进行各种观察，而且有意地与一些断裂的、碎点式的观察相区别，以一种相互之间可以贯穿的连续性观察来聚焦于学校空间的整体。这些观察之间相互影响，因而最终把学校空间的全部形态特征揭示出来，这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如果能够反映到实践之中去，教育者也许就可能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警醒与启示：原来，教育改革的一切活动都会表现于学校空间之中，教育改革的核心也许就是学校空间的变革。

由此可知，本书的学校空间知识不再以直接的、此时此地的经验作为基础，而是由这些直接的、此时此地的学校空间经验出发，向它那被引申出来的知识方面发展。用黑格尔的著名术语来表述的话，本书论述的是学校空间的“间接知识”。正是这种被命名为“间接知识”的东西，力求恢复学校空间所原本具有的深刻的变革力量，别忘了，一切都存在于空间之中，学校教育如果没有学校空间，将会荡然无存！

……理解一个客体也就是……通过它那明确的特征或者间接特征来把握它……^①

即使我们日复一日地与学校空间不断地遭遇，也会时常对当前学校空间的巨大变化而感到惊讶，在一个迅速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年代，学校空间彰显着现代化所带来的所有教育变迁。但是，总是有一些东西还蜷缩于校园的某些隐秘之处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或者经过若干年的世事沧桑，它依然无言地居于校园之中，不动声色；同时，也必然会有一些东西已经革新

^① 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2，45。

换代，变得面目全非，一些全新的教育装备或者各种看似行政化、商品化色彩很浓重的物件，虽然被摆放在学校建筑物的显赫位置，但它们总是似乎完全不应该属于学校空间。这些观察的结果会让人疑惑不解或者无法释怀，但也是对学校空间的日常观察中经常有的随机性收获，可如果要解释它们，就不能单一地依靠于这样一种简单的直接观察。学校空间研究需要一种间接知识来将它复杂化，或者说，将它的复杂性展现出来。说一个领域是复杂的并不是就它本身而言，而是就那些以它为注意中心的既定活动而言。曼海姆讲过，“如果一个领域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或者片断都没有把它的模式揭示出来，如果这整个领域都没有进入一个单一活动的注意中心，那么，这个领域就是复杂的。所以，人们是通过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活动来领会这种复杂领域的”^①。学校空间的任何局部都不可能是一种单一活动的注意中心，虽然我们强调教育教学活动在学校空间中的唯一合法性或中心地位，但是学校空间还是认识朋友的场所，是休憩的场合，是玩耍的地方，甚至是恋爱火花的萌生地、恩怨情仇的舞台，还是不同文化交锋之所或者相互融合的熔炉，当然，还是许多人成长的家园、心灵的栖息地……无疑，学校空间的复杂性同时又是一种召唤结构，它一方面向我们透露着教育活动的复杂信息，另一方面又必然将我们裹挟进来，将我们纳为它的一部分。这正是教育社会学孜孜以求的对各种复杂结构进行分析的典型过程。

一方面，国家与社会按照它们的需要和所能提供的物质与精神条件来建设一个合适的学校空间，以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为了生产出完善的社会个体，甚至为了生产出更加进步的未来社会，我们应该重造一个学校空间。利用学校空间来重造，在学校空间中重造，这都需要我们全方位地观察学校空间的历时性表象，深入思索学校空间形成的内在逻辑，不仅要宏观的社会空间发展态势审视今天的学校空间现实，还要充分调动个人的学校空间体验参与到学校空间的变革之中。

从个人对学校空间感知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在成长岁月和学校生活中一直处身于学校空间之中，也不断地在叩问着、诠释着学校空间中每一

^① 卡尔·曼海姆. 文化社会学论集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46.

部分的特征与意义，并将各种青春情愫与学校空间记忆杂糅在一起。在笔者孩提时代，每个秋季入学时，学校都会组织一次全校性的拔草活动，每个班级都会分配到一块长满杂草的学校公共场地，没有任何劳动工具，也无须镰刀、割草机，全班齐动手，连根带泥地掀起一簇簇草把子，往一处集中掷去。当然，这些可怜的杂草有时也会成为调皮男生的恶作剧道具，互相投掷的现象总会在老师制止声的间隙中出现。那时我就注意到，当一所学校处在新学年开始之际，它的情绪显得十分高涨，它肆意摧毁它所想要摧毁的一切，以至于地面上原本如茵似毡的一片青青绿草都休想生长。而秋季入学时，在拔草之前，我感觉到，南方的小学校似乎非常惬意，荒蒿遍地，芳草侵身。没有羁绊，它的情绪以另外一种方式高涨着。那是一种完全被自然占据的学校空间，也是与我们孩子身上随意滋长的散乱的思想、亢奋的情绪、勃发的力量、古怪的感觉、各种想入非非的遐想完全协调的环境。可能也正因为这个，它就注定要被清理整束，我们在拔草活动时，似乎也在拔着自己心里的杂草。

渐渐长大以后，我们依然还会感受到学校空间区别于其他空间的鲜明特征。在一所小学的大门口，我们会发现：一位母亲送她的孩子上学，一路上孩子非常平静，手里会拿着一支雪糕或者一串糖葫芦；可是一到校门口，孩子的神色刹那间就发生变化，甚至哭喊着不愿进去，家长显得手足无措；这时，一位老师从校园里走出来，牵了那孩子的手，径直往学校里走去，虽然孩子的眼泪还在眼眶里闪闪发亮，但孩子则不再发出声音，乖乖地跟着进了学校。后来那位小孩子渐渐长大了，校门口哭喊的现象不再发生，在他进校时，手里也不会再拿着一支雪糕或者其他零食。学校空间的强大特性正是通过孩子们这些细微而显著的前后行为变化表现出来，展示着它不可替代的社会地位和教育功能。

由外部观察，学校空间总是院门高锁，显得很宁静，有时学校活动时的声音或景象才会透露出其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但要寻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视角来表述它则显得极为困难，起始于早年的学校空间感受其实也很难得以全面表述。本书也只是一种勉力的尝试：借助列斐伏尔等人的空间社会学睿见，结合实地参与式观察，对学校空间的丰富内涵作一些教育社会学意义上的思考和讨论，试图从空间性角度对学校教

育实践中常见的一些现象作出解释。这些解释的本意并非寻求某种确切的答案，而是试图激发一种空间敏感的地理学想象力，也就是对场所、空间和景观在构成和引导社会生活方面的重要性的一种敏感性，以引发更多致力于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的人士对之产生热情与关注，并对学校空间性进行更进一步的审视、讨论与反思。这里强调的敏感性是指，学校空间“不只是像‘观光客’的视觉安排方式那样被观看，而是通过各式各样的感觉，可以让我们为着可能去往别处而心痒难搔，或者是想到待在原地而颤抖不已”^①。

这里必须交代一下本书采取的研究基本方法，准确地讲，它们更多体现为一种方法意识，这些方法在全书的写作中被综合运用。列斐伏尔在意图创立“空间学”时的最原初的想法便是一种多学科或者说跨学科、后学科的研究方法，用布迪厄的话讲，“越界是发展的前提条件”^②。

（一）空间分析与实践理论

空间分析（Spatial Analysis），一般地理学意义上是指关于人类活动空间分布及其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论与技术，并大致形成了七个流派（即成本学派、市场学派、成本市场学派、行为学派、社会学派、历史学派、计量学派）^③。但列斐伏尔所自称“空间分析”的研究方法，则“决不试图达到一种彻底的‘总体性’，也不会达到某种‘体系’或‘综合’……这一方法试图把原本分割的要素重新结合起来，并以清晰的区分来替代混乱与模糊；把分割的元素重新结合起来，并对新的结合体重新加以分析”^④。从列氏的视角出发，空间分析应该是对整个学校空间的所有内容的关怀，而不是对学校空间中的对象的关怀，因为整个学校空间是学校教育方式和教学关系完全呈现的场所，空间本身标示出了教育实践的范围，而全部的教育活动实践则形塑着学校空间。

结合对列斐伏尔空间分析方法的理解，本书在研究中力求时时执行以

① 特纳. 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 [C]. 李康,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527.

② 阿普尔. 文化政治与教育 [M]. 阎光才, 等,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22.

③ 罗明东. 教育地理学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3: 109.

④ Gregory, 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M]. Oxford: Blackwell, 1993: 413.

下几个思维步骤：一是将学校空间的可以被（或已经被）分割的元素进行登记，并编码；二是区分出这些元素中完全对立的、不可互换的或被遗忘搁置的元素，着重观察；三是试图将这些分割的、遗弃的元素重新结合起来考虑其对学校空间性的影响。而无论是元素的登记、编码，还是着重观察对象的选择，抑或是对元素的重新结合，其最根本的依据便是学校教育的活动实践。也正由于学校教育实践的丰富性决定了学校空间的体验与理解的丰富性，在面对学校空间的构成逻辑时，行动、制度和结构之类的现象就会受到重新的审视与反思，因为“实践不只是行动者的活动，而且也是这些活动只有在其中才有意义的构造世界的活动”^①。

（二）文献研究与比较方法

文献研究是一种通过收集和分析现存的，以文字、数字、符号、画面等信息形式出现的文献资料，来探讨和分析各种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其他社会现象的研究方式。文献研究的优点主要是，研究成本较低，可接触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广，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获得大量的关于我国学校空间历史与现实状况的资料，易于作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纵向上看，“首先把各历史阶段的教育现象进行比较，确定它们的相似和差别的特征，然后把比较原则运用于发展中的教育现象，确定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同一序列教育现象的相似和差别，探索它们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提出相应的结论”^②；横向上看，则可以把不同地域的学校空间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归纳出一般的学校空间特征与特殊的学校空间特征。从空间观察的角度看，通过文献研究和比较方法可以克服观察者个体自然生理条件的制约，可以实现对较大学校空间布局、学校建筑的内外结构进行俯瞰、透视，可以对学校内部空间的长时段人流、物流活动特征进行筛选、比较、归纳、概括。这些优点是选用这些研究方法的原因，也是学校空间研究的必然选择。

但是，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运用过程是一种复杂的工作过程，受到多种

^① Rouse, J. *Engaging Science: How to Understand Its Practices Philosophically*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3.

^② 桂万宏，苏玉兰. 教育社会学 [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50.